

綱鑑易知錄

錦章圖書局
印行

尺本堂綱鑑易知錄卷四十

通鑑綱目定本

陳紀附隋

高宗宣帝

寶穀女

宮中二聖

隋主有并吞江南之志
蘇威以父言為已任

辛丑 陳太建十三年周大象三年二月以後隋高祖春二月隋王堅稱皇帝 **周** 月隋月隋王堅稱皇帝 **周** 寶穀之女聞周主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為男子救舅氏之患殺及襄陽救舅救舅氏之患殺及襄陽

吾族由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 見上 之子也 **隋** 追尊考 楊忠為武元帝 **隋** 追尊考 楊忠為武元帝

盛而能謙恭雅好讀書言事多與隋主意合甚寵憚之宮中稱為二聖 **隋** 立世子勇為太子諸子皆為王 為

晉王俊為秦王 為 **隋** 廢周主闡為介 州名今山西汾州府 公改封周太后楊氏為樂平 今山西太原府樂平縣 公主 **隋** 主盡滅字

文氏之族 丁酉殺高緯夷其族之報也隋不整之而又甚焉滅國自蕭道成始書滅其族未書盡滅也於是始書盡滅隋之不宜宜哉 **隋** 虞慶則勸隋主盡滅字文氏李德

林固爭 以為不可 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與議此於是周太祖以下子孫皆死而德林品位遂不進 **隋** 徵

蘇威為太子少保 **威** 綽 見三八 之子也少有令名周宇文護 見上卷 強以女妻 去 之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已屏

居山寺以諷讀為娛 魚 周高祖 武帝 聞其賢除車騎大將軍辭疾不拜隋主為丞相高 顯 薦之隋主召見與語

大悅居月餘聞將受禪遁歸田里 顯 請追之隋主曰此不欲預吾事耳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封綽為郡

公 今江南 以威襲爵 **隋** 三月隋以賀若弼為吳州 今江南總管 見上韓擒虎為廬州 今江南總管 **隋** 主有

并吞江南之志問將於高 顯 類薦弼與擒虎故以弼鎮廣陵 即揚州府 擒虎守廬江 即廬州府 使潛為經略 **隋** 以蘇威為

納言 **初** 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法頗重既而歎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

弛之咸聞其言每以為已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簡隋主從之謂朝臣曰楊素 見上卷 才辨無雙至於斟酌古

唯讀孝經一卷
隋五銖錢

隋主令鄭譯熟讀孝經

隋主于新

李諱顓點浮華

今助我宣化。非威之正也。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見十卷豈易屈哉。威嘗言於隋主曰。臣先人每戒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隋主深然之。**夏五月**。隋主堅弒介公闡。**秋七月**。隋定服色。後世人君服黃始此

隋主始服黃。百僚畢賀。**九月**。隋僕射高穎督諸軍侵陳。**隋鑄五銖錢**。殊錢**背肉**。去聲。肉錢。形好錢孔。皆有周郭。每一千。重四斤二兩。**隋上柱國鄭譯**亦有罪。除名。**譯**自以被疎。陰呼道士。醮章。醮祭章表也。謂奏表於天以達誠敬。祈福。婢

告以為巫蠱。見十四卷又與母別居。為憲司所劾。除名。隋主下詔曰。譯若留之於世。在人為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為不孝之鬼。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冬十月**。隋初行新律。此後世以答杖徒流死定罪始此**初**。周法

比於齊律。煩而不要。隋主命裴政等更加脩定。始制死刑二絞斬。流刑二。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十二月**。隋聽民出家賦錢。寫書。佛造像。佛

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十二月**。隋聽民出家賦錢。寫書。佛造像。佛

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十二月**。隋聽民出家賦錢。寫書。佛造像。佛

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十二月**。隋聽民出家賦錢。寫書。佛造像。佛

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十二月**。隋聽民出家賦錢。寫書。佛造像。佛

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十二月**。隋聽民出家賦錢。寫書。佛造像。佛

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十二月**。隋聽民出家賦錢。寫書。佛造像。佛

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十二月**。隋聽民出家賦錢。寫書。佛造像。佛

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十二月**。隋聽民出家賦錢。寫書。佛造像。佛

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十二月**。隋聽民出家賦錢。寫書。佛造像。佛

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十二月**。隋聽民出家賦錢。寫書。佛造像。佛

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十二月**。隋聽民出家賦錢。寫書。佛造像。佛

陳起三閣

女學士

狎客

隋初置義倉

賑饑莫要乎近其人

後梁後主蕭瑄

後梁亡

雲之狀世俗以之相高朝廷以之擢士以儒素為古拙以詞賦為君子故其文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今朝廷雖有是詔而州縣仍踵弊風躬仁孝之行者不加收取采齒錄工輕薄之藝者舉送天朝請加采察送臺推効詔以其奏頒示四方圖冬十一月陳起臨春結綺望仙閣閣未嘗有書起者此其書何連延數十間皆以沈檀為之故書終綱目書起閣一而已圖陳主起三閣俱在江寧府上元縣治東北五里臺城內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皆以沈檀為之金玉珠翠為飾珠簾寶帳服玩瑰麗近古未有其下積食為山引水為池雜植花卉上自居臨春張貴妃名麗居結綺龔孔二貴嬪居望仙複道往來以宮人袁大捨等為女學士江總雖為宰輔不親政務日與上書孔範散騎王瑳等文士十餘人侍宴後庭謂之狎客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采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

圖乙陳至德二年春正月朔日食圖夏五月隋初置義倉貌閱猶言察比謂案驗以比之也戶口作輸籍法書置義倉于良法也故書初綱

隋開皇五年此後世義倉之始圖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雌儲之當社委社司

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

致堂胡氏曰賑飢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民不厚而置倉於當社飢民之得食也其康矣乎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於州郡一有凶飢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報可委吏傷出而施之文移反覆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人耳居之遠者安能扶老攜幼數百里以就倉舍之庠哉必欲其有儲無患當以隋氏為法而擇長民之官行勸農之法輔以救荒之政本末具舉民之飢也庶有瘳乎

目時民間多妄稱老小以免賦役隋主命州縣大索貌閱以防容隱高穎又言民間課輸無定簿難以推校請為輸籍法隋主從之圖梁主歸見上卷太子琮立圖秋八月隋築長城圖東距河西今陝西行都司至綏州今陝西行都司至綏州

西延安府綿歷七百里綏德州

圖丁未陳煬明元年隋開皇七年正月隋制諸州歲貢士三人圖秋九月隋滅梁以其主蕭瑄為荊州府今山東青州公

年○是歲梁亡凡二國南北朝陳後主 隋高祖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陳臨平湖
開高類取陳
之策

投林於江

長江天塹

冬十一月陳臨平湖開湖開何記異也故吳臨平湖開而吳亡陳臨平
湖開而陳滅陳主不知修者自賣為奴則何益哉
吳湖開見二
隋主問取陳之

策於高類對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廢其農時彼

既聚兵我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江南土薄

舍多茅竹儲積皆非地窖當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財力俱盡矣隋主用其策陳人

始困隋主謂高類曰我為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楚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

何密之有使投其林費下木於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時江南妖異特眾臨平湖見同草久塞忽然自開

陳主惡之乃自賣於佛寺為奴以厭厭令聲之

戊申陳明二年春三月隋下詔伐陳隋開皇八年冬十月隋以晉王廣為淮南治江南揚州江都縣行省尚書令行軍元帥帥師

伐陳陳命晉王廣秦王俊清和公楊素皆為行軍元帥廣出六合今江南江甯俊出襄陽今湖廣素出永安今

川夔州府廬州總管韓擒虎出廬州見上吳州總管賀若弼出廣陵見同凡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

王節度旌旗舟楫橫互數千里以高類為元帥長史王韶為司馬軍事皆取決焉秦王俊督諸軍屯漢口在湖廣

城東大別山北漢水為上流節度陳以周羅暉侯督諸軍拒之楊素帥水軍東下舟艫虛被江旌甲曜日陳之鎮

戍相繼以聞中書舍人施文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及隋軍臨江僕射袁憲等奏請防備再三陳主從容謂待

臣曰王旺氣在于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為者邪孔範曰長江天塹鐵去聲限隔南北今日

虜軍豈能飛渡邪陳主以為然故不為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

右陳五主合三十二年

隋紀

高祖文皇帝姓楊名堅小字那羅迤率陰人父忠仕魏及周封隋公堅襲封進爵為王遂篡周尋滅陳南北為一

都長安在位十六年為太子廣所弒壽六十四歲帝生而紫氣充庭有尼來自河東謂其母曰此

之忽見頭上角出偏體鱗起母大驚陸之地尼心動亟還曰驚我兒致令曉得天下

四塞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韓擒虎自橫江在江南南直米石磯渡處濟米石山名在江南守者皆醉遂克之陳

主以蕭摩訶樊毅魯廣遠並為都督司馬消難施文慶並為大監軍遣樊猛帥舟師出白下城名在江寧既而賀

若弼拔京口今江蘇鎮江府韓擒虎拔姑孰今江蘇太平府於是弼自北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進據鍾山

在江寧府東北晉王廣遣總管杜彥與韓擒虎合軍屯於新林浦名在江寧府西南陳人大駭降者相繼陳主使魯廣遠陳於白土

岡在江寧府東任忠樊毅孔範蕭摩訶軍以次而北至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韓擒虎自新林進軍任忠帥數騎迎

降于石子岡在江寧府南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主皇遽從宮人十餘出景陽殿在江寧府上元縣治自投於井即景陽井一名胭脂井既而軍人窺井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東而上賀若弼乘勝至樂遊

苑在江寧府北燒門而入弼恥功在擒虎後欲令叔寶作降箋歸己不果晉王廣入建康誅陳都督施文慶等

五人高類新張麗華高類先入建康陳都令江晉王廣使人馳告之令留張麗華即張貴妃類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世說武王

紂妲己及臨刑一笑百媚畢士此豈可留也斬之廣聞之變色曰昔人云無德不報我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

恨類尋入建康以施文慶論佞沈客卿聚斂與陽慧朗徐拙皆為民害斬之以謝三吳見三二以許

善心為散騎常侍帝使以陳亡告許善心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坐三日敕

書唁國曰言焉明日就館拜散騎常侍上曰我平陳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之誠臣也二月置卿正

里長國曰言馬威奏請五百家置卿正使治民間辭訟上從之乃以百家為里置里長一人夏四月晉王廣班還師

俘因也陳叔寶至京師獻于太廟論功行賞有差進楊素爵為越公賀若弼宋公弼與韓擒虎爭功於帝前

弼曰臣在蔣山即鍾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擒蕭震揚威武遂平陳國擒虎曰臣以輕騎五百直取金陵即建

國見上易知錄

卷四十 隋高祖

三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康執陳叔寶。弼夕方至。臣啟闕納之。安得與臣比。帝曰。二將俱為上勳。於是進擒虎上柱國。高類爵齊公。從容命類與弼論平陳事。類曰。弼先獻十策。後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之論功。帝大笑。嘉其有讓。初。上嘗使類問方略於李德林。至是。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已宣敕。或說類曰。今歸功德。林諸將必當憤悅。而公亦為虛行矣。類入言之。乃止。賀若弼撰其所畫策上之。謂之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我不求名。公可自載家傳。即家乘也後突厥見上。來朝。帝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乎。因召左右引突厥詣韓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色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龐晃等短高類。帝怒。皆黜之。親禮逾密。因謂類曰。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復福故。陳境十年餘。州一年。復除其賦役也以陳江總。袁憲等為開府儀同三司。以江總。袁憲。蕭摩訶任忠。為開府儀同三司。帝嘉袁憲雅操。下詔以為江表稱首。初。陳散騎常侍韋鼎聘於周。遇帝而異之。謂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歲星十二老夫當委質。見五於公矣。及歸。盡賣田宅。或問其故。鼎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至是召為上儀同三司。詔除毀兵仗秦書。銷兵器。機私也。於是書除毀兵仗。秦隋一轍矣。是後又書收。銷兵器秋七月。羣臣請封禪。見八不許。漢世祖末年羣臣請封禪。不許。不書此。何以書。辛。漢世祖見二卷。見四。四卷。冬十二月。詔定雅樂。以辛公義為岷州刺史。岷令陝西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興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能相染。吾死久矣。皆慙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後遷并州。今山西太原府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不設幃帳而坐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還領新訟。事皆決。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閣。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歡服。後有訟者。鄉閭父老遽曉之曰。此小事。何恐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揚素討平
江南
蘇威作五
教

韓信破趙
之策

劉曠異政

蘇威責民
五品不遜

即茂化張
元預

○庚戌十年春二月殺楚州今江南參軍李君才於殿內帝性猜忌不悅學既任智以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

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諺平去二視內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贓汙私使人以錢帛遺去之得犯立斬

每於殿廷捶人揮楚猶枝不甚即命斬之李君才言帝寵高類過甚帝怒命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捶殺之

未幾怒甚又於殿廷殺入兵部侍郎馮基固諫不從尋悔宣慰基而怒羣臣之不諫者○冬十一月江南亂以楊

素為行軍總管討平之江表自東晉以來刑法疏緩世族陵駕寒門平陳之後盡反其政蘇威復作五教五倫

使民誦之士民嗟怨民間復訛言隋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於是越州今浙江高智慧蘇州今江南沈玄僧皆舉

兵反自稱天子攻臨川縣陳之故境大抵皆反執縣令殺之曰更能使僕語我也誦五教邪詔遣楊素討之素帥舟

師自揚子津即揚子江在江南入擊賊玄僧敗走追捕之智慧據浙江在浙江杭州府城東岸為營子總管猶言小總

護兒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宜嚴陳以待之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度掩破其壁軍

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見九也素從之大破智慧智慧走保閩越見十一素分兵追捕密令人

說賊帥王國慶使斬送智慧以自贖餘黨悉降江南大定

○辛亥十一年春二月以劉曠為荊州今山東青州刺史平鄉今直隸順德令劉曠有異政以義理曉諭訟者皆

引咎而去獄中草滿庭可張羅高頴薦之故有是命

○壬子十二年秋七月蘇威以開府就第尚書盧愷除名博士何妥與蘇威爭議事積不相能不相威子夔與

妥議樂議脩正復不同議者以威故同夔者什八九妥惠遂奏威與盧愷薛道衡王弘李同等共為朋黨帝

大怒威免官爵以開府就第盧愷除名威好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書典五品不遜五品五答者或云

管內無五品之家其不相應領謂不答類如此又為餘糧簿欲使有無相贍民部侍郎郎茂以為煩迂不急皆奏

罷之茂嘗為衛國今山東東昌府觀城縣令有民張元預兄弟不睦丞尉請加嚴刑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生得罪彌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作仁壽宮

行新樂

萬寶常推樂致死

王助上皇隋靈感志

仁壽宮成

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乃徐諭之以義。元預等各感悔。頓首請罪。遂相親睦。
月。以楊素為僕射。夜與高顯專掌朝政。領軍大將軍賀若弼除名。
楊素為僕射。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怨望愈甚。久之。上下弼獄。公卿奏弼罪當死。上謂弼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將八千兵。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重賞。弼曰。臣今還格外望活。上低回者數日。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位。

癸丑十三年春二月作仁壽宮。在陝西鳳翔府麟遊縣西。

甲寅十四年夏四月行新樂。太常卿牛弘使協律郎祖孝孫參定雅樂。復附帝意。銷毀前代金石。以息異議。

又作武舞。以象功德。至是樂成。詔行之。樂工萬寶常。妙達鍾律。造諸樂器。其聲雅淡。不為時人所好。聞新樂。泫然泣曰。淫厲而哀。天下不

久盡矣。寶常竟餓死。且死。悉取其書燒之。曰。用此何謂。秋七月以蘇威為納言。關中安。旱饑。八月帝如洛

陽。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以獻。上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責。為去之。不御酒肉者甚年。至是帥民就食。

於洛陽。府洛陽縣。敕斥候。斥度候望也。不得驅迫男女。參廁次。於仗衛之間。遇扶老攜幼者。輒引馬避之。至

艱險處。見負擔。背曰負者。令左右扶助。冬十月散騎侍郎王劼上。皇隋靈感志。帝好機祥。先見也。小數。劼前

後上表。言上受命符瑞甚眾。又撰歌謠識緯。見二三。招均上。據取也。拾。佛書。曲加誣飾。撰皇隋靈感志三十卷。奏

之上。令宣示天下。

乙卯十五年春正月帝東巡。祀天子泰山。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以歲旱謝愆咎也。二月收天下兵器。見上。三月

還宮。仁壽宮成。以封德彝為內史。舍人。凡上書事下書官。官其事也。於是楊素薦才不書。仁壽宮成幸之。

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於道。楊素悉焚除。帝不悅。及至。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為吾結怨天下。素聞之。慮獲譴。封德彝曰。公勿憂。侯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帝果召素入對。后勞之曰。公知我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

樊綽文布於朝堂
蘇威大病
韋世康常有止足之志

工商不得仕進

盜一錢一瓜而死

趙綽諫來曠

何稠著信蠻夷
置行宮十二所

豈非忠孝賜賚甚厚秦屢薦德於帝擢為內史舍人夏六月樊相州今河南所貢綽文布於朝堂秋七月納言蘇威免尋復其位威坐從祠不敬免俄而復位帝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狼戾例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已則說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冬十月以韋世康為荊州總管世康和靜謙恕為吏部尚書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禄豈頻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不許使鎮荊州十二月敕盜邊糧升以上書法也書義峻

綱丙辰十六年夏六月初制工商不得仕進秋八月詔死罪三奏然後行刑

綱丁巳十七年春三月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書律外議也唐世薄尉帝以所在屬官不敬憚其上

事難克舉故有是詔於是上下相驅迭行撻楚又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於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懍懍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為枉人來耳而汝為我奏至尊自古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種帝聞乃為停之又嘗乘怒欲以六月杖殺人大理

少卿趙綽固爭詩帝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大理寺固屬官來曠告綽濫免徒囚推驗無實帝怒命斬之綽又固爭帝拂衣入閤綽託奏他事復入再拜曰臣有死罪三不能制馭掌固

使觸天刑一也囚不合死不能死爭二也本無他事妄言求入三也帝意解曠因免死冬欽州刺史竇長真來朝竇長真何蠻酋也於是何稠散騎侍郎何稠使嶺南今廣東及還欽州刺史竇猛力請隨入朝稠

以其疾篤遣還而卒帝不憚稠曰猛力與臣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矣猛力臨終果誠其子長真葬畢登路至是長真嗣為刺史如言入朝帝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

綱戊午十八年冬十二月置行宮十二所自京都至仁壽宮見上之道也

綱己未十九年秋九月以牛弘為吏部尚書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而所進用多稱去

賀若弼三太猛

廢太子勇為庶人

獨孤后使楊素贊帝廢立

李綱諫廢太子

李綱佳右丞

職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弘獨推心任委得人為多

綱庚申二十年春二月賀若弼坐事下獄赦出之綱書赦出之何弼復坐事下獄帝數上之曰公有三大猛嫉

妒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既而釋之他日帝謂侍臣曰弼將伐陳謂高穎曰不作高鳥盡良弓藏

見十邪後又語穎曰皇太子於已無所不盡公終久何必不得弼力何脉脉邪言公後來或得我之力何故意圖

鎮廣陵又圖荊州皆作亂之地也綱冬十月廢太子勇為庶人初帝使太子勇參決政事時有損益帝皆納之

勇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帝性節儉勇嘗飾蜀鎧性也帝見而不悅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

帝不悅下詔停之自是恩寵始衰漸生猜阻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疾而薨獨孤后意其有

他深以責勇然昭訓自是遂專內政生儼裕筠云諸姬子又數人后彌不平遣人伺求勇過晉王廣知之彌自矯

飾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帝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丙匿美姬於別室惟留老醜者衣以縵縵

無文也給事左右帝見之喜由是愛之特異諸子司馬張衡為廣畫奪宗之策廣問計於安州今湖廣總管宇文述

述曰廢立大事未易謀也能移主上意者惟楊素耳乃結素弟約時為大以白素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

有類至尊后曰公言是也素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遺去素金使贊帝廢勇立廣勇頗知之憂懼計無所出使人

造諸厭煙入勝鎮也帝又使素觀勇所為素至東宮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帝益疑之十月使人召勇帝戎服陳

兵御武德殿集百官諸親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宣詔廢勇及其男女並為庶人帝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

無敢對者洗馬見三四李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敢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為陛下別

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向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為左

庶子鄒文騰為家令二人惟知以絃歌鷹犬娛魚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是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又曰

自古國家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意無貽後悔帝不悅罷朝會尚書右丞缺有司請人帝指綱曰此

地震

高孝基識
房杜

禁毀佛天尊及神像

王伽縱因
如期而至

著其日長
誣罔之說

佳右丞也即用之綱十一月立晉王廣為皇太子是日天下地震目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令雖承平其亡可翹舉也足待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歎曰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異日必為偉器恨不見其大成耳見杜杲見上卷之兄孫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

遂昌尹氏曰綱目書地震多矣未聞有書天下地震者夫震必有方則書曰某地某州是也或所震不一則沉書地震而不言其所亦有之矣曹未聞以天下書也前史載戊子立廣為太子天下地震至綱目變文上不書戊子而下書是日言是日則其理益明蓋深表地震之由繫於立廣之日所以起後世之疑欲使之推原其故耳夫太子承統主器將以鎮安海宇今乃於正位之日舉四海九州之大同日地震變異若此其為傾覆必矣然是時既已廢立則亦將若之何母亦考問罪否推究得失少有疑似則雖知悟速為之所庶幾以答天地之變而免於覆亡之禍可也夫何帝之觀此漫不加省遂至末年身不自保則天亦未如之何矣天之警告人主未有若是之明者而帝不之寤哀哉

綱禁毀佛天尊及神像綱以王伽為雍令綱齊州今山東濟南府行參軍王伽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至滎陽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謂曰卿輩自犯國刑身嬰嬰縲絕固其職也重勞援卒豈不愧心參等辭至京

師悉脫其枷鎖停援卒與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或前吾當為汝受死遂捨之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一無離叛帝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宥而赦之因下詔曰使官盡王伽民皆李參刑厝同錯

其何遠哉乃擢伽為雍令鳳翔縣令綱辛酉仁壽元年春正月改元綱改元罕有書而此書之者著其日長誣罔之說也綱初太史令袁充表曰京房見十七卷有言太平日行

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蓋日去極近則景日光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今自隋興書日漸長開

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十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三寸七分矣上臨朝謂百官曰日長之慶天之祐也令當改元宜取此意以為號仍命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丁匠苦之綱以蘇威為僕射夜夏六月廢大

周盤易知錄

隋高祖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廢太學及州縣學

學及州縣學改國子為太學

壬戌二年秋七月以韋雲起為通事舍人兵部尚書柳述尚蘭陵今山東兗州府嶧縣公主怙寵使氣自楊素之屬皆

下之帝問符璽直長韋雲起以外間不便事述時在側雲起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兵機要重非其所堪臣恐物

議以為陛下官不擇賢專私所愛斯亦不便之大者帝顧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可師友之會詔內外官各

舉所知述舉雲起除通事舍人八月皇后獨孤氏崩冬十月葬獻皇后十二月詔楊素三五日一入省論

大事素兄弟諸父並為尚書列卿諸子位至柱國刺史既廢太子及蜀王七月徵蜀王秀還京師是月廢為庶人威權愈盛朝廷

莫不畏附敢與抗者獨治書侍御史柳或郁時素奏或交通蜀王及尚書右丞李綱大理卿梁毗皮而已毗見

素專權恐為國患乃上封事密奏卓囊封除名為民配戍懷遠鎮曰楊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有虞必為禍

始陛下若以素為阿衡伊尹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書奏帝大怒收毗繫獄親詰之毗極言素擅寵弄權殺戮

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僚無不震悚惟素揚眉奮肘喜見現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為身幸帝乃釋之其

後帝亦寢疎忌素乃下詔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三五日一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太

子嘗問於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開元二十年萬歲伐突厥還楊素忌之奏皆稱良將其優劣何如弼曰

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關將非領將史萬歲驕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惟殿下所擇弼意自

許也

癸亥三年秋九月龍門今山西平陽府河津縣王通獻策不報策不報交識之也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帝不能

用罷歸通遂教授於河汾卷見上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眾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

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供養同讀書記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

矣不願仕也或謂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

廢太學及州縣學

學及州縣學改國子為太學

壬戌二年秋七月以韋雲起為通事舍人兵部尚書柳述尚蘭陵今山東兗州府嶧縣公主怙寵使氣自楊素之屬皆

下之帝問符璽直長韋雲起以外間不便事述時在側雲起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兵機要重非其所堪臣恐物

議以為陛下官不擇賢專私所愛斯亦不便之大者帝顧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可師友之會詔內外官各

舉所知述舉雲起除通事舍人八月皇后獨孤氏崩冬十月葬獻皇后十二月詔楊素三五日一入省論

大事素兄弟諸父並為尚書列卿諸子位至柱國刺史既廢太子及蜀王七月徵蜀王秀還京師是月廢為庶人威權愈盛朝廷

莫不畏附敢與抗者獨治書侍御史柳或郁時素奏或交通蜀王及尚書右丞李綱大理卿梁毗皮而已毗見

素專權恐為國患乃上封事密奏卓囊封除名為民配戍懷遠鎮曰楊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有虞必為禍

始陛下若以素為阿衡伊尹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書奏帝大怒收毗繫獄親詰之毗極言素擅寵弄權殺戮

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僚無不震悚惟素揚眉奮肘喜見現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為身幸帝乃釋之其

後帝亦寢疎忌素乃下詔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三五日一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太

子嘗問於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開元二十年萬歲伐突厥還楊素忌之奏皆稱良將其優劣何如弼曰

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關將非領將史萬歲驕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惟殿下所擇弼意自

許也

癸亥三年秋九月龍門今山西平陽府河津縣王通獻策不報策不報交識之也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帝不能

用罷歸通遂教授於河汾卷見上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眾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

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供養同讀書記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

矣不願仕也或謂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

廢太學及州縣學

學及州縣學改國子為太學

壬戌二年秋七月以韋雲起為通事舍人兵部尚書柳述尚蘭陵今山東兗州府嶧縣公主怙寵使氣自楊素之屬皆

下之帝問符璽直長韋雲起以外間不便事述時在側雲起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兵機要重非其所堪臣恐物

議以為陛下官不擇賢專私所愛斯亦不便之大者帝顧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可師友之會詔內外官各

舉所知述舉雲起除通事舍人八月皇后獨孤氏崩冬十月葬獻皇后十二月詔楊素三五日一入省論

大事素兄弟諸父並為尚書列卿諸子位至柱國刺史既廢太子及蜀王七月徵蜀王秀還京師是月廢為庶人威權愈盛朝廷

莫不畏附敢與抗者獨治書侍御史柳或郁時素奏或交通蜀王及尚書右丞李綱大理卿梁毗皮而已毗見

素專權恐為國患乃上封事密奏卓囊封除名為民配戍懷遠鎮曰楊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有虞必為禍

始陛下若以素為阿衡伊尹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書奏帝大怒收毗繫獄親詰之毗極言素擅寵弄權殺戮

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僚無不震悚惟素揚眉奮肘喜見現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為身幸帝乃釋之其

後帝亦寢疎忌素乃下詔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三五日一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太

子嘗問於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開元二十年萬歲伐突厥還楊素忌之奏皆稱良將其優劣何如弼曰

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關將非領將史萬歲驕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惟殿下所擇弼意自

許也

癸亥三年秋九月龍門今山西平陽府河津縣王通獻策不報策不報交識之也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帝不能

用罷歸通遂教授於河汾卷見上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眾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

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供養同讀書記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

矣不願仕也或謂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

無辨不爭

讒國佞媒

文中子

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瓊問息誘。通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通嘗稱無敵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削。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國。以訛。鳥媒也。以來生鳥也。也。見譽平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國去上聲。媒。讒佞遠矣。大業煬帝末年號。卒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

甲子四年春正月。帝如仁壽宮。見上。秋七月。太子廣弒帝於大寶殿。而自立。遂殺故太子勇。流尚書柳述。侍郎元巖于嶺南。卷四月。帝不豫。七月。疾甚。臥與百僚辭訣。握手歔歔。悲泣氣咽。越四日。崩於大寶殿。高祖性嚴重。

令行禁止。勤於政事。雖膏於財。至於賞賜有功。即無所愛。愛養百姓。勸課農桑。輕徭薄賦。自奉儉素。後宮皆衣澣綌濯之衣。天下化之。然猜忌苛察。信受讒言。功臣故舊。無始終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敵。初文獻皇后獨孤既

崩。帝以陳高宗宣女為宣華夫人。有寵。及寢疾。僕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皆入閣。侍疾。詔太子入居殿中。太子慮帝有不諱。須預防。擬手自為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宮人誤送帝所。帝覽而大恚。惠陳

夫人旦出更耕衣。為太子所逼。拒之得免。上怪其神色有異。問故。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牀曰：畜休去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卷見上。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閣為敕書。素聞。以白太

子。矯詔執述。巖繫獄。令右庶子張衡入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陳夫人聞變。戰栗失色。補平聲時後太子封小金合。金遣使者賜夫人。夫人以為鴆。見十一毒懼甚。發之。乃同心結也。夫人恚而

却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丞馬。上注明日發喪。即位。會楊約來朝。素弟時為伊州刺史。伊州即伊吾盧地。見二二。太子遣約入長安。矯稱高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意殺之。追封為房陵。今湖廣即陽府房縣。王不為去聲置嗣。除述

巖名。徙之嶺南。今廣東道。遂昌尹氏曰：試述天下之大。惡覆載之所不容。況太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其可輕加惡名。使之為萬世之

罪人哉。煬帝之事。按之分注。參之通鑑。止謂中外頗有異論。及考以北史隋史。亦皆不載其事。獨宣華夫人

陳氏傳所述。與通鑑畧同。然皆不敢正名定罪。今細目乃大書楊廣弒父與君之事。揭而名之。豈亦別有據

邪。始嘗疑之。不得其的。既而推考至大業八年殺張衡之日。衡臨死大言曰：我為人作何等事。而望及活。蓋

同心結

獨孤誤我

張衡入殿侍疾

侍疾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葉

主之。竊移華慶宮。極深浴。見剪綵魚荷菱。菱於菱花雞頭菱也。色滄也。見易以絲者。十六院競以翫。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圖秋八

清夜遊曲
幸江都御
龍舟

月帝如江都。上幸江都。見御龍舟。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用挽士八萬餘人。軸逐。○船處。○船頭刺檣處。○刺檣處。○音威。檣音象。去聲。檣也。相接。二百餘里。騎兵兩岸而行。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輦。○兩手。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於去。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丙寅二年春二月。新作輿服儀衛。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殆無遺類。烏程今浙江湖州烏程縣有高樹。踰百尺。上

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鰓。鰓。毛。投於地。時人或稱以為瑞。綱夏四月。還東京。○六

月以楊素為司徒。○**綱**秋七月太子昭卒。○**綱**始建進士科。○**綱**楊素卒。○**綱**書楊素何司徒越公也。○**綱**具官殿也。○**綱**素與聞乎。○**綱**試故削之。

越公素燕帝所猜忌太史言隋分野杜林傳章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有大喪乃徙素為楚今湖南湘陰有山陽縣公意楚

幸啓民帳

營晉陽宮

宴張衡宅

經略西域

裴矩首唱

遠略

裴矩奏西

域圖記

巡河右

此魚藻之義

之。八月。帝至金河。在大同府大同縣東南一百五十里。幸啟民可汗帳。車駕發榆林。甲士五十餘萬。旌旗輜重。載衣千里。不

絕。帝幸啟民廬帳。漢書所謂穹廬也。顏師古曰穹廬。啟民奉捧。賜上壽。帝大悅。還至太原。今山西府營。陽宮。見三

○宴御史大夫張衡宅。至濟源。幸衡宅。留宴三日。還東郊。即東。自發榆林至太原。今山西府營。陽宮。見三

見其務勤遠畧之實。書營晉陽宮。所以見其峻宇雕牆之實。書宴張衡宅。所以見其私昵。冬。以裴矩為黃門侍

郎。經畧西域。通西域征高麗而天下怨毒遂至於亡矣。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今陝西行都交市。帝使吏部

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畧。訪諸商胡。以其國山川風俗。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且云。今羌胡之國。並因

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舉首願為臣妾。若朕而撫之。務存安輯。混一戎夏。其在茲乎。帝大悅。矩因盛言胡中多諸

珍寶。帝於是慨然將通西域。以矩為黃門侍郎。復使至張掖。引致諸胡。啖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

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矩唱之也。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四十一

隋紀

煬帝

○己巳五年春正月。改東京。見上卷。為東都。禁民間兵器。見上卷。書鐵叉搭鈎。積小稍。刀之類。皆禁之。○三

月。帝巡河右。即河西見上。夏四月。遣兵擊吐谷渾。見上卷。不克。西域諸國來朝。獻地。置西海等郡。○冬十一月。

還東都。殺司隸大夫薛道衡。道衡以才學有盛名。自潘州。詳沿革。刺史召還。上高祖頌。帝不悅。曰。此魚藻

之義也。詩小雅魚藻篇。刺幽王也。言魚以依藻為得其性。今王政教衰。羣生拜司隸大夫。將罪之。司隸刺史房彥

謙。勸以杜絕賓客。卑辭下氣。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決。道衡謂人曰。向使高祖不死。令決當久。有人奏之。帝

怒。付執法者推之。御史大夫裴蘊奏。道衡負才悖逆。有無君之心。縊殺之。